

魯齋遺書卷之四

雜著

紀疑二事答李仲叔

家語七弓

聖人之道惟仁與義仁則物我兼該義則職業有分體
用參錯莫可相離故語仁而不及義非仁也其流必入
於兼愛語義而不及仁非義也其弊必至於為我考西
銘理一分殊之說尤為著明四五年來執此為是用是
心以揆昔者人亡人得之說故卒難領會近又推而論
之似終有不可行者且弓之為物細物耳雖曰人亡人



得而勿求其失求甚顯也使楚子亡其夫人亦曰人亡
人得而勿問則已不可也况桀紂所失之天下即湯武
所之天下使曰人亡人得而勿恤則是淫暴之惡未
可非而天命之斷未足懼也其可乎哉竊謂楚子亡弓
之初當趨令求之求之不得當自反曰我蒞事不敬也
委任非人也往者既不可追矣繼自今日競競焉業業
焉任賢能俾無再失則庶乎古人改過不吝克勤小
物之義乃舍此務以能忘為貴則是既失於外而遂
遺其內也職業不守而以溥博自居無亦近為兼愛之
流歟

論語予所否者

聖人之心固天地之心也然其處事接物必以己義制
之初不問彼之天命何如也若以孔子之不與者遽為
天之所厭則其說反似過高而有難充其類者如不見
趙簡子而趙氏之世方興請討陳恒而陳氏之族方盛
若以趙氏田氏為不義則可也若遽以天厭言之則有
礙矣田橫若不死而仕漢則鄢商必無可友之義曾子
出妻所適之人曾皙必無受贄之理應事接物恐止以
己義制之不必要彼以天之厭不厭也今日所見若此
未知何如

其再拜言來諭以反身而誠為顏子樂處意極
精切其雖未能悟取旨已謹受教矣家語論語
說猶未盡曉敢言所疑

論子玉請復曹衛

論君子者必以德論小人者必以詐以德度德則君子
之優劣見焉以詐較詐則小人之勝負分焉德也詐也
雖有善惡之殊然各就其中間論之則未始不以深造
者為得也為君子而不至於善之長為小人而不至於
姦之雄則未見有以過人者蓋嘗於晉楚爭霸之際觀
之楚之得臣不自料其詐力之所造與文公君臣孰淺

孰深遽使伯棼請戰於楚子告於晉師請復衛侯而封
曹徒欲急間諛慝勇於立功而不知區區小數已墮文
公之譎矣以詐力之淺者角夫詐力之深者是猶以瑕
而攻堅以弱而制強吾未見其可也城濮之師其所以
潰亂而莫能支者是果誰之咎耶子玉請復曹衛愚請
數其失而論之自周襄以來世以詐力相高然其詐力
之所以高者亦皆有過人之才焉識慮淺而不險者不
足以為詐故伯比之間隨也遺其禍於數年之後喜怒
輕而量不弘者不足以為詐故句踐之滅吳也忍其心
於屢請之時今得臣既昏且蔽又躁而急迺欲擁西廣

東宮與若敖六卒以挫堂堂之晉宜乎其敗也彼文公君臣巧譎萬變自古爲詐之人未有出其右者且明分曹衛之田以賜宋者非厚於宋也激齊秦之怒也私許曹衛之復使絕於楚者非愛曹衛也致楚之戰也至於退三舍而言愈恭者用以驕敵用以報德用以感諸侯之心用以作三軍之忿而得臣於此豈惟不知多方以誤彼又且甘投陷穽以致敵於人噫詐力之淺者見挫於詐力之深者亦不足重煩吾儒之議然於楚子怒得臣之際愚獨有矜焉自楚之竊據東南也憑陵華夏號召諸侯其聲威氣焰轟動當世亦可謂甚強矣然楚子

既命無從晉師而得臣不私私忿固請一戰楚子雖怒其不可而竟不能正孰謂以跋扈之君反不能下制一臣吁可恠也三綱倒置人倫不明國雖強大而君子已爲寒心城濮之戰萬不可勝政使偶而或勝則得臣也日恃功專恣之禍必有甚於喪師之慘矣世之詆霸者猶以尚功利爲言殊不知霸者之所爲橫斜曲直莫非禍端先儒謂王道之外無坦途舉皆荆棘仁義之外無功利舉皆禍殃彼詆霸者以功利何其僭譽之深耶斯言其至矣

辨說

辯欲其信也辯而後信未若不辯而信辯而不信尤未
若不辯之為愈也辯之要在於自克自克則喻喻則無
事於辯矣偶未或曉則盡其心善其說以懇道之猶或
未曉不強也二曉字一本皆作喻字幸而開悟則歸羨而加敬焉
晦其迹使人不知其出於己也此辯之善也雖然辯出
于不得已得已而不肯自己者是易言也易言則難信
難信則人亦不信病其不信也力辯之辯之愈力而愈
不信較勝不已至于忿爭敵日益多力日益困至其敗
也猶悔辯之不至此豈辯之不至辯之已甚也吾竊嘆
閱思有以告之未識其果信否也既而悔之以楔出楔

以酒投酒是亦得已而不肯已者五十年後復以酒
為姑記其說時用自省

高凝字說

高生講冠禮予忝預焉既字之且成所以命生之意因
為說以告曰世變以降波蕩風靡而天下日趨于薄昔
者聖人蓋憂之故其垂世立言莫非惇本抑末以謹厚
篤實為勸蓋天下之善必原於謹厚謹厚實天下之惡必
始於浮躁淺露此尊君命生之意歟又
本去古既遠天下之俗日趨於薄一往而不
可復其間能以

乎况又...之力以進乎道則厚也不為徒厚其
正也不為徒正體用具行而於出處窮達無施而不當
其亦賢乎尊君以古自立而又以古道教生其命生之
名取易卦鼎象凝命之凝欲生之以厚自成也以正自
守也猶鼎之峙焉雖然此體也未通乎用欲生之博文
約禮日篤於人道之常猶鼎之享帝養人之用不為法
而已也夫父子君臣者天之命也人之道也

王生名字說

王氏子昔嘗從予遊曾未閱歲迺遷居燕然于今蓋八
數年矣頃來復過吾門狀貌加偉而其學益著諱無異

平時予嘉其處心近厚也思有以教之因其求更前名
遂為說以命之夫有禮則安無禮則危君子所以終身
守之者誠知大中至正極不可去也薄俗昏愚鮮克由
禮昔為師友今為路人滔滔者皆是也之子從學未久
而獨能眷眷於相從之舊非本心之明有以自守其何
以能之謹訓其名曰遵禮字之曰安卿誠能目其所已
知擴其所未知目其所已能而推其所未能則他日脩
身事親之際將不止如今日之王生也

吳氏傷寒辨疑論序

元朝國醫吳敏脩著傷寒辨疑論定得仲景傷寒之要

先生猶子璋亂後獨有其書頃嘗幸得而詳讀之槩見先生醫學之妙嘗謂醫方有仲景猶儒書有六經也必有見於此然後可與議醫然其文古其義隱學者讀之茫然不可涯涘今是書辨折疑似類括藥證至發先賢之未發寤後人之未悟雖以愚之不敏一讀且有開益彼專門業醫者得是說而推之則所謂茫乎不可涯涘者當了然矣目曰辨疑夫豈徒云已未冬十月戊戌河內許某序

祭鄒國公文

唯公之生運道衰周二途墮底大道凌遲分承三聖力

破群疑禽獸揚墨蕪歸秦儀宜載于典宜配先師敢修庶品敬薦于時

祭李文炳文

惟生總角從吾誦詩讀書善言日親惡言日疎二十安學志向吾儒經史晝夜筆硯朝晡道則周孔治惟唐虞究始與終論精及粗事我甚專敬我無渝不恤異議不爲俗拘較之後生鮮或能踰我年四十病稔微軀別汝西歸待死鄉閭三年林下頗得安舒事既加少病亦尋除念昔舊學日就荒蕪思欲講明共力誰歟我來自西跋涉崎嶇省汝視汝操立何如身出門庭名聯士夫斐

然成章不忘其初我竊慰喜有汝生徒遂意老日相與
鄰居益汝新聞卒我前圖舊縣之別中懷未數擬再會
見叙此區區行舟摧廢水路縈紆十日之程歸復吾廬
昔者憂汝多病而癯此別安強謂必無虞訃音忽來告
汝身歿我初聞之恍如乘虛撫手痛悼放淚長呼三日
皇皇食無一盂束裝東行令壻與俱官事適丁引類連
茹悠悠遠思阻越旬餘今我來期吊汝城隅不復歡迎
但爾荒墟可勝哀哉可勝悲夫道之隳廢欲汝同扶天
既奪汝天其喪予我年日衰我德日孤思之念之我心
如剗汝之父母平日勤劬汝之兄嫂竭力馳驅汝未一
手否乎一盃薦生生其鄉諸

留吳行甫疏

竊以學務求師師明則正可就學賢期衛道道明則益
以爲賢義有當從謙何過執伏惟行甫先生德堪模範
學究淵源已煩善誘之勤先著小成之效遠圖可望幼
志俱親豈容中道之退歸深抑興情之企慕智惟成物
忠必誨人忍令諸子之無依坐視前功之不繼萬願復
垂絳帳弘古人之舊風重受青衿起今日之新學謹脩

短疏用表深衷切望高明特賜允許

寄左丞張仲謙書

帛者在門慶者在閭一倚一伏孰知其初君子存誠克已就義始若甚難終知甚易可委者命可憑者天人無率爾事有偶然舍苗不耘固為有害助而握之其害甚大既徵於色又發於聲天道無他庸玉汝成

留別譚彥清

譚君彥清辭氣溫雅自始識竊有慕焉既又見讀吾聖人書雖牘傳暮夜手不暫釋益使人嘆仰又接其論議則尚慕古人以敦本抑末實學為己任雍容樂易大有

以畏服人者方將鞭策驚蹇私擬竊效未能也將別再三求言正所謂借聽於聾假道於盲其不可也又奚疑雖然盛意不可虛辱將以私擬竊效者告焉可邪否邪請之勤而後言其或亦可少恕耶夫人患不博古而博古者或滯於形迹而不可用於時人患不知今而知今者或徇於苟簡而有害乎道二者雖有皆未也惟學古適用隨時中理其庶幾乎君之尚慕古人雍容樂易既能是矣能是而又言之不幾於贅乎蓋將堅其所已至而期其所未至故云云

本一譚君彥清辭氣溫雅自始識切有慕焉既又見讀吾聖人書雖牘傳暮夜手不

暫釋益使人嘆仰既又接其論議則尚慕古人以有為
於時為已任鞭策駕蹇私擬竊效未能也將別反再三
求言正所謂借聽於壘假道於省其為不可也同矣然
盛意不可虛辱將以區區者告焉可耶否耶請之勤而
後言其亦庶乎可耶夫人之學貴於師古而師古者或
滯於形迹而不適於用也貴於隨時而隨時者或徇之
苟簡而不中於理也二者其可謂善乎惟師古適用
隨時中理然後可與論學君之尚慕古人有為於時蓋
能是矣云云

呈丞相乞致仕狀

許某呈其舊患脚氣復因憂戚變為腫此等病候類多
難治三數年未止以息慎之嚴苟延視息今乃叨居要
地陪列元臣乏德乏才既不足以辦事非勲非舊又不
足以服人虛負

寵恩莫任憂畏以故耳增重聽心苦多忘腰痛未已而
手麻腹滿絕輕而洩瀉有困危之勢無安養之期望加
矜憐特賜

聞奏使退循常力守舊資豈惟免尸位之愆亦可効育
才之助心獲無憊病庶有瘳仰惟高明伏幸裁處右謹
具呈

丞相閣下

年 月

日許某呈

辭免京兆提學狀

後學儒人許某先於輝州承奉

奉 今旨遷來京兆教授人家子弟欽依外今月初一日續

今有該廉宣撫保奏令某充本府提學者某自惟非才
不敢祗受即於宣撫相公及以次官員處告覆至今未
蒙允納竊聞提學官師表之任也儀刑多士檢正學業
實風化人才之所自緣某早年羈旅學無淵源於舉業
工夫未至成就若不量度叨冒寵榮取四方之譏辱

王府之命不止為罪於一身也事有所係義在必辭伏
乞宣撫使司詳察擬為回

奏施行取鈞旨乙卯年三月

日儒人許某狀

設器歌

奉禮即各齋戒丑前五刻執事帥共設俎豆神位前史
祝祝史亦同在籍以席加巾蓋自北而南分內外左十
邊右十豆二四四三居俎後東西相向南北行一四二
三分左右魚鹽棗栗實籩中菁葵荀芹對于次豆兔魚
并韭雉次籩桃榛及鹿脯栗茨菱盛最外籩醢醢鸞豚
儘西布羊俎東豕俎西熟載三端十一體正直橫長代

短雙脇脊居中肫胙底上端更有肩背臠此是十一羊
如豕豕前更有祝版案羊前爵坫東幣篚籩豆兩間何
所增毛血一豆南三登東西排實大羹登南更有三劍
鼎和羹加柶東西等少南南北簠簋行簠二偏東實稻
梁簋二偏西置黍稷東西正與兩俎直簠簋之間或有
爐兩燭俎前安可無左右配位同前設更排籩豆在十
哲籩康栗豆鶩菁俎在籩南肉二斤籩豆之間容簠簋
簠簋之中實黍米更加坫燭於俎南然後之間設酒醴
北向西上加幕勺犧象齊盎及明水清玄設置二山罍
六尊有坫俱相尾配位尊罍酒醴同設位之時稍近東

東西廡各設象樽二亦加勺坫幕象階東既有罍洗位
相對灼燔于庭中

魯齋遺書卷之五

書簡

老病侵尋歸心急迫思所以請未得其門也邇來相
從實望見教不意復有引薦之言作意圖聞之踈踏且驚
且惧邸舍中懇陳所以不可之故至于再三始蒙惠許
違別三數日復慮他說聞之不終前惠是用喋喋重陳
向來懇禱之意嘗謂天下古今一治一亂治無常治亂
無常亂亂之中有治焉治之中有亂焉亂極而入於治
治極而入於亂亂之終治之始也治之終亂之始也治
亂相循天人交勝天之勝質揜文也人之勝文勝質也

一無此十四字天勝不已則復而至於平平則文著而行矣一作

平則斯文故凡善惡得失之應無妄然者而世謂之治

治非一日之為也一作治豈一其來有素也一作人勝

不已則積而至於偏偏則文沒不用矣一作偏則斯文

故凡善惡得失之迹若謬焉者而世謂之亂亂非一日

之為也一作亂豈一其來有素也折而言之有天焉有

人焉究而言之莫非命也命之所在時也時之所在勢

也勢不可違時不可犯順而處之則進退出處窮達得

喪莫非義也古之所謂聰明睿知者唯能識此也所謂

神武而不殺者唯能體此也或者橫加己意欲先天而

開之拂時而舉之是揠苗也是代大匠斲也揠苗則害

稼代匠則傷手是豈成已成物之道哉即其違順之多

寡乃其吉凶悔吝之多寡也平生拙學認此為的信而

守之固敢自異今先生直欲以助長之力擠之傷手一作

不之地是果相知者所為耶一無此一句有是區區者

敢耶又豈區區者所無益清朝徒重後悔豈交遊之泛不

足為之慮耶抑真以擗散為可用之材也一作相愛之

深未應乃爾一作何若夫春日池塘秋風禾黍夏未雨

蚕老麥收冬將寒困盈倉積門喧童稚架滿琴書山色

水光詩懷酒興拙謀或可以辦此也是以心思意向日

日在此安此樂此言亦此書亦此百周千折必期得此
而後已先生不此之助而彼之助是不可其所可而可
其所不可也其可哉將愛之實害之萬惟恕察言不能

隱括懷息待罪實先

書奉寄耶律生久別不得會見豈勝懷想王之奇來審

詩文以下皆安良慰西山詩說與文公詩傳異同此

非區區所能辨然夙昔愛生勤學似不欲虛其所問雖

自知淺陋猶喜一言之春秋壞於三傳此說固矣然盡

去三傳而不讀吾恐擬議之失又甚於三傳書義壞於

漢儒之序此說固矣然盡欲去之而不讀吾恐逆度之

差又甚於漢儒之序程朱以來講明究析其可信可疑

亦界有說蓋自焚滅之後歷千餘歲其間與故又復不

少遺脫誤馬能盡如冰酒之得雖語孟二書亦有可

疑學者但當求其肯意温柔敦厚經以身體之日積月

累庶或有益至於此等疑議姑闕之可也舊見西山文

字平實簡易不意論意迫慢罵殊無温柔敦厚含蓄

氣象抑豈少日之為耶抑或他人為之而傳者之誤耶

觀其考覈辨難出人意表未易折衷容晉會時更論鄙

見如此未識果是否也因風附意惟慎愛是望不悉耶

重

小學四書吾敬信如神明自汝孩提便令誦習望於此
 有得他書雖不殆無憾也今殆十五年矣尚未成誦問
 其指意亦不曉知此吾所以深憂也高疑來聞汝肯自
 勉勵勝於前日我心甚喜未識其果然乎韓遵道今在
 此言論意趣多出小學四書其註語或問與先儒格言
 誦之甚熟至累數萬言猶未竭此亦篤實自強故能爾
 尔我生平長處在信此數書其短處在虛聲牽制以有
 今日今日之勢可憂而不可恃也汝當繼我長處改我
 短處汝果能篤實果能自強我雖貴顯云云適是禍汝
 萬宜致思比見且專讀孟子孟子如泰山巖巖可以起

人偷惰無耻之病疑也相與附導之至元三年十二月十九日與子師
 可比年諸幼多病不勝憂苦近方收拾一二小者為可
 子讀書計政恐擾動不安聞令親傳道雅意甚非所望
 某之愚陋先生之所知也得受共成一屢與老妻稚子
 竭力耕耜間暇日會二三學者讀古人書則志願足矣
 且西去丘壠不遠尤為快便日夜思此至熟也夫尊榮
 貴顯固人之所甚欲然鶴之乘車隼之乘墉豈惟取謗
 怒於天下彼挾矢者交會園至殆其生之不能保將愛
 之實害之先生不慮及此耶區區之懷冀蒙照察是以
 不避抵冒之罪極意盡言

賢王誠采虛名曲垂召旨以學官之職降付鄙人逃去則不敢聽命則不能夙夜憂惶莫知所處聞二君子還王府已有解釋之路願賜教約夫尊貴安頭固人之所愛然鶴之乘軒隼之乘墉反足以賈禍而召怨曾不若安守貧苦之為愈也亂後雖處小庠實出僭妄比年竭力經營田廬庶獲前日之非何意虛聲展轉至於如此二君子最知某者萬願為意某頓首再拜子聲義之二執事

某頓首再拜仲晦仲一兩君子執事將春敬惟雅况清裕某山野鄙人虛名過實不勝愧負仲一過京兆以稠人中不克款附所懷繼荷仲晦公特書慰勉使某寬而居安而待其時已為士君子家託二三子相從正句讀今復十數矣其束脩之供綽有餘裕

恩旨益之以俸給是魚肉而又熊掌也以義制之不容有受且仲可遵道之生理未治其事體自是不同再四辭於宣撫廉公左右未見從允靜言思之將苟避矯激之嫌必難免士林之誚託所以解之非二君子其誰可而弗獲即有不安明公必能見察於言意之外也區區不已重附從宜李公幸矜亮恩旨今某充京兆提學某之寡陋先生素知使依先所降恩命教人家子弟已愧

不稱况提學之職必習知舉業場屋有聲者可得為之
而某蹇淺昏昧一無所曉何以當此苟強顏為之不唯
取笑四方為士友所責亦恐用非其人為當路諸公之
累是以傾輸悃悞冒瀆陳說仲晦仲一二君子所願奉
致此意何由使其得守先命少緩士林之議便風不乏
伏賜誨藥迎者後且李公來傳道二君子雅意佩感但
病中不及作書為謝

把仲輝具悉日來所履良用憮然某也與子為師與今
親為友不能善誘善導使入孝慈顧相怨交惡反出衰
俗之下益自知平日區區初無小補德之涼薄其誤人

乃如此可勝負愧勸道之言非有固吝但嚙昔事幾方
來嘗面陳可否猶黑白然且不見信今業已為之豈咫
尺之書所可回耶雖然故舊之情不忍遂已擬托韓蓮
道過蘇門款叙所懷雖知強聒周濟以愚懇無他庶或
有一中耳汝今所處固為甚難然天下公議必責備於
臣子必責備於賢者父之過即子之過也正當反躬自
克有恃其勇今親之失亦汝之失也此若不悟勢將滯
滯有無窮之悔矣重思重思

梁寬甫證候右脇肺部也嗽而唾血舉動喘促者肺診
也發熱脉數不能食者火來刑金肺與脾俱虛也脾與

肺俱虛而火乘之其病為逆如此者例不可補瀉蓋補
金則慮金與火相持而喘嗽益增瀉火則慮火不退位
而痰癖反盛正宜補中益氣湯先扶元氣少以治病藥
加之聞已用此藥而不獲效意必病勢苦逆而藥力未
到也當與寬甫熟論遠期秋涼庶就平復蓋肺病惡春
夏火氣至秋冬則退也止宜於益氣湯中隨四時陰陽
升降浮沉溫涼寒熱及見有症增損服之并降浮沉則
其氣為治之順其理和或覺氣壅間服加減枳朮圓或有
飲間服局方枳朮湯數月後庶逆氣少回逆氣回則治
法可施但恐今日已至色青色赤及脉弦脉洪則無及

矣近世論醫有主河間劉氏者有主易州張氏者張氏
用藥依准四時陰陽升降而增損之正內經四氣調神
之義醫而不知此妄行也劉氏用藥務在推陳致新不
使少有怫鬱正造化新新不停之義醫而不知此無術
也然而主張氏者或未盡張氏之妙則瞑眩之濟終莫
敢投至失幾後時而不救多矣主劉氏者或未悉劉氏
之蘊則劫效目前陰損正氣遺禍於後日者多矣能用
二家之長而無二家之弊則治庶幾乎寬甫病候初感
必深所傷物當時消導不盡停滯淹延變生他證以至
于今恐亦宜倣劉氏推陳致新之意少加消導藥於益

氣湯中庶有漸緩之期也鄙見如此未敢以為必然惟

吾才卿元甫子益共商論之與李才卿冠子益揚元甫論事實有病症書

濟川詳議友兄執事之用奉來會見無恙也別去不知

遽為永訣追念往者相從之舊豈勝哀痛少者致養老

者待養人之常理吾兄春秋高生業未遂已為憂苦不

知又何以堪此也凶變之來莫測以為天耶人耶要必

勉自寬解遠為後人慮庭玉回草叙區區之寄任重尤

當自力餘不及盡言之與王濟川書

總判邦傑舊遊相別之久相去之遠公務冗中乃不

能相從之舊殊慰懷想而無競又論為學為政皆有進

長尤可喜也某卧病僅一月未能出門無補公私徒增

愧恐區區之念想諸公可憐也比會見望以時加愛加

勉不能悉韓邦傑

提學先生執事顯之來審文况安適為慰嚮來會晤俱

以忽忽不遂挽留之願別後寓此又復一年無補公私

徒增憂悵念昔相與隣居接壤課督規輦種田讀書倘

徉山水間以盡餘生此志竟得遂否病中草草奉候未

間千萬保練是祝區區不能悉

總管友兄執事太夫人捐館既不克奔慰又無便風以

奉區區可勝惆悵閨中之別迨今幾十年不獲寧處風

疾纏綿重重憂患鬢髮白已盡矣何時一見細道久別之懷因風敬附謝懇未間天氣尚熱萬祈以禮自愛不

宣

李仲實

謙甫友兄執事遠承惠問且知別後尊况佳安喜慰之至秀才德性可愛及此妙齡肯為學不輟其成就當有過人者今日所期雖未即遂或者天命未欲小成乎事既偶然惟宜緩待不知以為如何會見時當更論秋涼

保練是祝區區不宣

孫謙甫

宣撫公契舊執事托梁寬甫奉書想今已達秋涼遠惟文候康裕小事輒復干浼某人某之甥也聞為同儕所

苦執事肯為區處得就安便甚望竹頭木屑或可量材用之又出望外也國務方殷不暇言此瑣細豈勝愧悚然親戚之求有不獲已焉者萬乞照亮未間惟為國為

民自愛重

趙輔

宣撫公契舊執事執別膏腴忽復許久豈惟交游之舊日積馳情向來定亂破敵為天下賴此又欽服之意不容已也某來辱惠音承起居佳勝太夫人亦康健感慰可量某自去歲得脚氣近日始緩餘皆無可言者因風奉報比良晤萬冀為斯民自愛區區不宣

趙輔

向來報書想已聞達某行重附鄙意某自前年得還鄉

甚思吾友相與隣居方將經營復此遠出今居燕城日就衰朽何別離之易會聚之難如此也區區拙迹某人能道其實不足煩吾友慮比會晤唯祈以善自重不宣君瑞先生侍側

某來辱誨簡審聞尊况動止康裕甚慰遠懷某即此旅寓日益無聊某人歸能道其實外人或傳曾受職任正由不知已者相玩戲也掛齒且不可况筆之書乎千萬乞照亮未間惟冀以道自愛重區區不宣

正之鄉兄執事向在閔中得幸相近以墳壙之故不遂相守吾兄遠送臨潼哭佇為別可見顧愛之情如此其

別後日復一日馳驅道路間憶昔者相從之樂可勝悵惘秋涼遠惟尊候泊仙輯各安裕某即此區區無足道者未間惟調護即前高大不宣

正

向在閔中得親近才鄉文遠輩有講習之樂有切磋之益東還入紛擾冗中所接聞殊不如意加以衰病繼作旅寓遠方憶昔相從優游自得豈勝悵惘秋涼敬惟尊候泊玉集各安順人行草草附問會晤未涯切冀以時自愛區區不宣

向約鄧州迴即寄書來今不聞一信何耶生事當着實自力不須更求勾當慮日後愈無涯際悔不可及也當

深思之比見惟勵不悉

許仲常

伯玉友舊執事春初遠惟福履清佳老得吾友相與隣
居實夙昔所願方率兒輩結茅樹桑為讀書計不意有
此行也今雖寓此請歸之念無日去心新居草創計多
勞苦要當安心勉力庶可必成也因風示報為幸人行
敬附鄙意

孫伯玉

向來會見以相愛之故故不敢不盡所言然其辨析可
否頗傷急迫將謂獲罪於吾兄也違別未幾遽辱誨音
知吾兄襟度寬綽或見區區之意本無他也感慰感慰
敬生還草附謝懇正遠惟千萬保練自重不宣

左相心契執事十九日承手書且聞起居康勝喜慰
可量某之拙學無足言者而執事虚心每每問及尚未
知果不是用也雖然盛意不可虛辱竊謂父子君臣實
天所命能順而不失則人道備矣其利與鈍成與否雖
古人不能必吾豈可不聽天命而苟為哉管見區區只
此為是是所以為拙學也材木盤費感極厚意因風奉
答兼謝比晤對千萬慎愛不宣

張仲謙

向託劉孝叔附書不意就此沉滯斬生行復今附信已
不及矣自今觀之正宜慎言克己安心靜守紛紜之議
不須辨也比夏或得還家當細語此未間惟好自愛重

不意

書奉伯充秀才不意由變今尊丈奄棄榮養可勝驚惶
舊聞伯充途路中偶與人相從及相別心為不忍今罹
此艱咎何以堪處葬禮遵用遺言依做古制信道力行
至於如此楊元甫之亞也敬嘆敬嘆路遠不及一往慰
問悵惘曷可言未聞惟以禮自盡區區不宣呂伯
伯玉友兄執事犬子來知有幼孫之憂而生理又復不
遂可勝動念人生所遇或厚或薄理有當然故聖人教
戒正要於此益堅益壯不可怯懦安也積學力行始亨
之端天子還能道區區也正遠惟千萬自愛不宣孫相

左相心契執事犬子於六月二日病歿某罪逆深重不
見佑於神明使禍延所愛肝腸痛慘猶銚刀割裂仰天
長號不知所以為言但犬子初還家飲食猶日進二升
時欲持行四月初聞妻子不來病遂日增醫者診之鬱
證也由心氣不足親友亦咎某當時不即挈引還家故
致如此病且華果惟不得舒暢使然胃膈氣滯不得上
下以至於死事已往矣萬悔何及人生脩短固有定數
不可改易然淺懷俗見終未能無恨於此也望以是意
達之焦氏良親幼孫在襁褓使他日得承吾見後萬謝
萬感雪齋侍講即中三執事皆不及另書望道此意至

辰後憂苦無差今日殆不可生存矣因風幸示教張仲
自大名遷居蘇門其大喜有三親善人也近鄉土也得
佳山水也是以藝麻樹桑圖為老計三數年雖所謀未
果而慮愈堅於向時矣

某頓首再拜啟蘇門之來此迫于旨明俾教授子弟某
以嘗為小庠故不敢昧而不得辭已聞四方之傳形於
謗者著于誥諺聲聞過情之耻宜被一身惟有玷乎諸
公之明悚惧無既茲復頒以提學之命恩則厚矣憂如
之何畏辭納于宣撫庶公未承見允憂懼薰心感疾如
舊不能起者旬日矣其不安之勢可以意曉且提學主

司之職京兆學官且望考校賦詩議論積年於是將使
無素業者易而尸之於公議自不容安故敢上冒威名
陳辭於左右冀復款于仲晦仲一洎諸君子因大用回
附片言隻字以論撫司得伸卑懇不勝拜賜

某頓首再拜啟迩來草率奉書想不為浮沉然區區所
求至甚切故又喋喋京兆舊有提學每旦望考校賦詩
義論是為所職而某於舉業初不曾攻習向者雖守小
庠僅能與童子正句讀釋音訓而已今代領其職是羸
夫有烏獲之任也雖骨折筋絕其可勉強累復求于宣
撫庶公冀為回奏未見允許憂懼薰心至於卧病其不

安之勢可想見也恃愛舊願致此意於仲晦仲一二君子若獲專奉元受

恩命教授子弟則驚蹇之資可以勉勵庶幾小安也未
知高明以為如何

某頓首再拜啓復十六日承誨簡知迺日宿疾尚未全
愈可勝憂想桑根煎固治肺疾然須從升降浮沉多加
時藥小加治藥以待秋涼雖旦暮未有顯效而他日奉
長之氣漸有生發則神祕湯輩可一兩服便驗斯理也
嘗與遵道論之甚不可以迂闊淺近之信也未知先生
以為如何

即中心契執事別後南歸得守丘壠殊適所願老來情
思苦厭喧雜課督兒童種田讀書雖知拙謀心自喜幸
農夫野叟日夕相遇與之話言固不盡曉要其中無甚
險阻是可尚矣遠辱存記兩枉書教且承雅意肯屬鄉
閭迂闊之為亦有同者喜不能寐佇俟好音鄙人有幸
須得會合切望切望

宣撫相公執事比日車從過軍懷不獲一見可勝悵惘
時暑敬惟起居安裕友兄楊元甫隱士也篤信好學操
履不苟嘗我輩所仰重執事時肯眷顧羨事也劉成之
舊僕姚司農今將還家謹託附意比良晤惟千萬為國

為民自愛區區不宣

叔書付兄子天敏吾先本名族自兵亂以來衰頹不振諸子且孱弱未見可以繼復先人之舊者獨汝沉靜敏慧度越諸子我是以崎嶇宛轉求托於王公文秉也既從學有稱於同輩至慰所望比年以親事隔遠不得躬親勸督殊使人動心吾意汝之進學不類於前日耶則本質深沉遽變於歲月之頃吾意汝之進學果類於前日也則行人絡繹了不聞勤苦之言因念家業陵替使汝婚娶之禮不如宿昔之舊可嘆也可愧也三數年來吾以目疾失明凡曰交遊曰故舊莫不傷悼矜憫有不

遠百里而慰問者昔者子夏聖門之高弟其失明猶曰天乎天乎况我淺薄之資處憂患之餘能無動於中乎先人之業歆墜未墜望所以興復吾門者唯汝耳汝而肯學則吾李氏之後廢其餘輝矣汝而不學則吾李氏之後為工歟為商歟為牛童歟為馬走歟蓋有不忍論者此吾所以重傷隔別之遠而愈益失明之恨也吾先代皆以宦業名世原其所自蓋積於勤學學之於人其大矣乎父子之親君臣之義與夫夫婦長幼朋友亦莫不各有當然之則此人倫也苟無學問以明之則遠遠人道與禽獸殆無少異以禽獸無異之材汲汲焉求處

梁人之表吾見其誠意處事無不精自欺而後已也吾
友且老重以疾廢事時所期於汝者自是意切不知汝
之慮心亦果如昔之慮心乎欲話所懷竟未有便處處
至也故欲引石能出入千里之遠計會聚於何時代
和叔與
兄弟書

魯齋遺書卷之五終